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

世家

孔子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素隱曰野合謂不合禮儀也禱於尼丘得孔

子魯襄公三十二年生生而首上圩頂素隱曰圩音為言頂故論語曰先進禮樂野人也禱於尼丘得孔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素隱曰孟釐子不能相禮誠其嗣

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父嘉其祖弗父何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公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傳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杜預

恭如是人亦饒於是粥於是是以餬口食也聖人之後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

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械史

而畜蓄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祭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

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後敬叔乃與孔子適周素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問禮蓋見老子

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見父母之有

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魯景公與

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舉五羖爵之大夫起景繼之中與諸

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季子季子與孟

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彼以通平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

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衛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給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曾指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今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曰奉子以季孟之間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三年季氏偕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以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嫡更立其庶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家魯桓公之子孫世執魯政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僭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一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過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過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旗羽葆子戰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應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庠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於前孔子趨而進應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自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日堵三堵日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不袒叔孫氏

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李氏之宮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而費將盟成公欲處之
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樂其以貴下人乎以貴下人則心不足而樂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第羔豚費飭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四方

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王肅曰有司當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

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

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王肅曰有司當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

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王肅曰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王肅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

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通衢去衛將過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

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蓬

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

子去曹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過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

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為三寸王肅曰若堯家之狗子貢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堯

家之狗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集子陳廷而死王肅曰若堯家之狗子貢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堯

尺有咫韋昭曰柁木名磐錘也以石為陳潘公使使問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

蠻於是肅慎貢柁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政府果得之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

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為人長賢有勇力聞其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

適衛吾出于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佛肸為中年宰趙簡子之宰已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年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佛肸親以中年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我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簣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有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慮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襄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竈鳴犢齊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齊華也二人趙氏賢臣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齊鳴犢齊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於陬鄉作為歌操以哀之而反乎衛靈公問兵陳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蘧廡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孔子在陳季桓子病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魯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汪蘭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患歸遂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建於蔡明年自蔡如葉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問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使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

則陳蔡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人進也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人見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幸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於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政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問雖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
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
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大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
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子曰弗事弗予君
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
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
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病
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姜子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
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諱之曰是夫不吊不熬遺一老婢屏余一人以在位孔子葬魯城
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
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益生求字
子家子家生箕子京字京生寧字子高子高生子慎子慎生鮒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為
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守長九尺六寸襄主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安國生
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依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蘇子古史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誤規棄孔子如脫屣履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仲叔圉治賓客稅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楚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問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其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

陳涉

涉者隱曰陳涉數月而死無後涉稱世家者以其所

褚先生曰

褚先生曰一作大史公卿掌班國奏事云大史遺取實誼過秦上下

褚先生曰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

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此下條

外戚

索隱曰外戚亦代有封爵故也

自古受命帝王及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妹紂之殺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也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變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自急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楚元王交

高祖同母弟也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積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

趙任防興先生趙光傳曰趙人防與公也豈有篡弑之謀為天下傳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劉燕劉王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平南而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傳乎

齊悼惠王高祖長庶子也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何

太史公曰蕭相國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錄錄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字管晏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澤施後世與聞大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參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名在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雖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乃然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

奇偉壯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平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周勃

太史公曰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手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父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及攘耳昌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孝王之子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太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更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王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五宗

李隱曰景帝十四子其母五人四母者為宗故也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有賦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相掾之權

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王

武帝三子齊王閔
王旦廣陵王胥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養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遠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與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其奇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索隱曰孤竹是殷湯所封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孤竹城在遼西今文縣是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

讓叔齊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西伯卒

武王載文王木主東伐

木主長一尺二寸神焉其中猶後世畫像也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

兵猶殺也

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

馬融曰在華山之北

采薇而食之

索隱曰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臣易殷紂暴君

神農虞夏忽焉沒方我安通歸矣

索隱曰起忽終沒古今達

矣遂餓死於首陽山或曰自太史公又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

而餓死七十子仲尼獨為顏淵為好學

謂康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曰有顏回者好學是為也而屢空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跖自殺不辜橫行天下竟以毒終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橫行何德而致此若乃近世操行不軌終身逸樂或

擇地而蹈之不辜也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感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賈子曰賈誼為獄大夫公引而稱之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卒者死權策度馮生索隱曰貪權勢以於今者王

生主也一作每賈誼為獄大夫公引而稱之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卒者死權策度馮生索隱曰貪權勢以於今者王

觀馬融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聖人作而萬物

也索隱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里以前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後世哉索隱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里以前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

素士不附青雲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

管仲管仲字夷吾頰上人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

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因馬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

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實分財利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

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

糾死召忽死之吾坐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

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以知榮辱上服虔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今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桓公賁熬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賁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缺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

晏子

晏平仲晏者字也嬰名嬰字也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贖之載歸弗謝入閨父之越石父請絕曰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為上客及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既而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其後夫目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來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名問無有山高及晏子春秋詳載其言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為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

焉此二事在左傳史記不載贊時引之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衆乃膏廩且不掩肩輅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在惟史所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蘇子古史曰管仲以桓公霸然其家滿後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爲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以成就當如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者也唐姚元宗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宗好權利宋璟介潔特立世嘗以元宗備管仲宋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老子

老子楚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曰按葛玄傳云李氏女所生從其母姓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也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見周之衰過遂去至闕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

莊子

莊子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宋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

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作人姓名寄辭寓言周天謂使者曰郊祭之犧牛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者書一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術之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其書有解老喻老二篇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真終死於秦不能自脫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死而不恨矣因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主悅之李斯姚賈害之毀之秦主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者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施之於名實韓子因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微細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胡華即用法條

索隱述略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西垂莊蒙相相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可無

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涵括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而達其真小人由是而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瀉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弊皆忘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命達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子嘗為之辭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夫盜跖胥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子以為莊子益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問者難之其僕探垂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老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揸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才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真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墨令者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帥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目法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司馬攬直

古史論在孫吳後

司馬攬直者田元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攬直曰

